

密室里的较量

[英国] B·诺曼著

伍 章 编译

Secret Warfare

Bruce Norman

密室里的较量

[英]布鲁斯·诺曼著

伍章编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字数 65,000

1984年11月第1次出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5319.29 定价 0.35元

前 言

《密室里的较量》是依据英国人布鲁斯·诺曼所著的《秘密战》一书及国际上有关密码斗争的资料摘译编写而成。书中选录的从古希腊至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国际间发生的十六个重要密码破译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人类历史自有密码通信以来，密码破译在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反间谍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密码破译者在这条无形战线上所作出的贡献。这些对于了解保密与窃密之间的激烈斗争，增强防奸保密观念，是个很好的借鉴。

原著和有关资料中，对涉及的人物、事件，特别是对密码破译的作用，存在一些绝对化的偏见，请读者注意鉴别。

目 录

绝路逢生	1
戳穿阴谋	5
自食恶果	13
一发千钧	17
转危为安	27
“红颜”薄命	33
谈判筹码	36
寻踪觅迹	41
“舍车保帅”	47
冒名顶替	52
“非洲之狐”	59
“D 日”行动	66
惨痛教训	70
报仇雪恨	74
空中谋杀	79
瓮中捉鳖	85

绝 路 逢 生

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的希腊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是举足轻重、势均力敌的两大城邦。希波战争（公元前 479 年—449 年）刚刚结束，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的矛盾又日益尖锐起来，军事冲突屡有发生，各不相让，终于酿成了希腊历史上绵长而又残酷的伯罗奔尼撒大战（公元前 431 年—404 年）。到这次战争的最后几年，原先据有海上优势的雅典，已濒于全军覆没，山穷水尽的境地；而陆战略胜一筹的斯巴达，却依赖波斯帝国的支持和援助，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犹如猛虎添翼，锐气益盛。

当时斯巴达的统帅是莱桑德将军。他是当时希腊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不仅力大无穷，而且多谋善断。公元前 405 年，正当莱桑德准备指挥大军，全力以赴向雅典发起最后攻击的时候，曾经怂恿支持他同雅典人打仗的波斯帝国却早已对他嫉火中烧，断绝了对斯巴达的一切支持和援助。

莱桑德清楚地知道，在这场希腊人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波斯人虽然曾全力支持过斯巴达人，而实际上却另有歹心——坐等雅典和斯巴达在这场厮杀中两败俱伤，尔后乘机夺取全希腊。尽管莱桑德已经看透了波斯帝国的狼子野心，但他仍然幻想再凭借波斯人的援助，最后战胜雅典，进而置其于死地，统治全希腊。然而，他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波斯人的意图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他该怎么处置，才是最上策呢？很明显，如果放弃对雅典的进攻，转而越海攻打野心勃勃的波

斯帝国，这不仅可能会使已经精疲力竭的雅典人，重新获得休生养息，卷土重来的机会，而且还要冒失去一个重要的同盟者的危险；如果坐等波斯帝国的精兵强将来袭击斯巴达，他将遭到波斯人和雅典人的两面夹击，其后果不堪设想。

莱桑德的确面临前途和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一着不慎，对他本人和斯巴达都是一场灭顶之灾。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莱桑德迫切需要自己派出的间谍获取秘密情报，掌握波斯国王的真正意图，用以决定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他的潜伏在波斯国王身边的坐探却音讯杳然，甚至连他派驻波斯帝国的使臣此时也没有只字片言报回。

正当莱桑德心急火燎，束手无策之际，他的手下人捕获了一个风尘扑扑的赶路人。莱桑德满以为被捉的人是他安插在波斯国王身边的坐探派来送信的奴隶，真是大喜过望，立刻命他来见。

来人已被松绑，却依然满身污垢，一脸泥水，浓密卷曲的头发象一窝乱草，身上披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羊皮袄，腰里系着一条羊皮腰带，完全是一个逃亡奴隶的装束。

莱桑德一把揪住那奴隶的衣领，那奴隶没有丝毫反抗，战战兢兢地一声不吭。原来是个被割了舌头，不会说话的哑巴，全身上下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莱桑德满怀的希望顿时化作了一团泡影，象是一头激怒了的狮子，暴跳如雷。他一把扯下哑巴奴隶身上的羊皮腰带，狠狠地抽打，似乎要把心头的期待、急燥、怒火、怨恨，一古脑儿倾泻在哑巴身上。

猛然间，莱桑德发现，那高高举起的羊皮腰带的背面，乱七八糟地写满了希腊文字母。他觉得有点儿蹊跷，立即停止了抽打。又象被这条古希腊人常备的普通腰带吸引住了似

的，仔细地端详起来。起初，他并不明白那些排列得既不规则，也根本不能组成任何单词和句子的字母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转而又想：一个逃亡的哑巴奴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羊皮腰带？上面的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字母，隐藏着什么奥秘？这个浑身泥污的哑奴来自何处？又将去什么地方？这一连串的疑窦，又使怒火中烧的莱桑德冷静下来。他苦苦地思考着，琢磨着。于是，他又亲手在哑巴全身上摸了个遍，仍然没有发现新的可疑的痕迹。

莱桑德并未因此罢休。为了证实来人的身份，消除心头的疑云，他命人将逃奴的浓密的头发剃得精光。果然，哑奴白里泛青的头皮上，烙着两行希腊文。原来这哑奴正是雅典首领派往波斯帝国的间谍的第三号送信人。

这一意外的发现，又使莱桑德转忧为喜。但是，那个秘密信使是个地地道道的哑巴，不会说话，只能伊伊呀呀地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单音节词，要从他口里获得更多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那条并不为常人注意的羊皮腰带上。莱桑德仔细地琢磨着腰带上那些杂乱无章的字母，翻来复去地研究着，却始终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

莱桑德又有些烦躁不安了，便下意识地胡乱卷曲着羊皮腰带。蓦地，他惊奇地发现经过卷曲的腰带上的字母，似乎有一定的排列规律。身高体阔的莱桑德，毕竟是当时希腊世界受过上等教育的人。这一偶然的发现，使他立即意识到，这些字母绝非是毫无意义的胡写乱画，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彻底戳穿这个谜。他立即找来一根根圆筒形的木棒，然后试着把羊皮腰带一圈一圈地成螺旋形缠绕在木棒上。试了一根又一根，终于挑出了一根最合适的木棒。果然，腰带

上那些原来毫无规律的字母，就重新有规则地组合在一起，拼成了一个又一个单词，又组成了一段意义完整的书信——确实是潜伏在波斯的雅典间谍用移位法密表写成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

这的确是一份难得的情报。它完全证实了莱桑德的预测：波斯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支持斯巴达，而是惟恐斯巴达的日益强盛，从而危及隔海相望的波斯人的利益和安全；波斯人已经下了毒手，杀死了莱桑德的间谍和朋友，而且正在密谋算计莱桑德本人；波斯帝国正在调兵遣将，等待莱桑德挥师向雅典发起最后攻击的时候，突然在斯巴达人的背后猛戳一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就是波斯人的真实意图。

这份来自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对于正在运筹帷幄，决定对策的莱桑德将军来说，恰似维系斯巴达的前途和命运的救命符。莱桑德将军依据这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暂且放弃进攻雅典的计划，马上调整部署，挥师渡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正陶醉在如意算盘中的波斯帝国，一举击败了猝不及防的波斯军队，解除了后顾之忧，尔后回师征讨雅典，取得了全胜。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莱桑德也许是第一个发现了古希腊人的“天书”——移位法密表，并成功地猜破了它，从中获取了重要情报的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莱桑德由于这一偶然的发现和成功，却使他自己和整个斯巴达绝路逢生。

戳穿阴谋

连续进行了几十年的英国红白玫瑰战争，终于以都铎·亨利七世登上王位而告结束。公元一五〇九年，亨利八世在英国新贵族的全力支持下继承王位。不久，亨利八世便同罗马教皇断绝了关系，自封为英国教会的领袖。他下令解散了英国所有的天主教会，没收了教堂的大片领地和许多信仰天主教的贵族的田庄。亨利八世死后，先由儿子爱德华六世做了几年国王，后又由长女玛丽继位。一五五八年，玛丽女王死后，伊丽莎白一世便登上了英国都铎王朝的宝座。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又立基督教为英国国教，并规定了教义和仪式。在罗马教皇及其教徒们看来，伊丽莎白的叛逆行为是对天主教世界的最严重的挑战，无不对她恨之入骨。又因为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跟一个被他自己杀死的王后安娜·波琳婚后所生的女儿，所以在天主教徒的眼里，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犹其值得怀疑。这样，伊丽莎白一世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与英国王室有远亲关系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也宣称自己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她的一切行动无疑地得到天主教世界的全力以赴的支持。可以说，这两位女人争夺王位的生死搏斗，是企图称霸世界的天主教和正在迅速积聚力量的基督教英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也是英国国内两股强大的势力——没落的封建主义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事实上，在伊丽莎白当政之初，刚刚创立新教的英国，在外国的教友寥寥无几，她处于天主教徒的四面包围之中。伊丽莎白的即位和叛逆行为，早已引起了自己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极端嫉妒和仇视。西班牙国王不仅笃信天主教，而且野心勃勃，刚愎自用。他执意要使信奉基督教的英国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如果伊丽莎白不改弦更张，他就要暗杀她，并把亲西班牙的玛丽·斯图亚特推上英国王位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腓力二世精心炮制了一项代号为“里多尔费”的阴谋计划。

世界上从来没有永远的秘密。起初，伊丽莎白女王虽然对腓力国王策划的这项阴谋计划一无所知，但由于英国王位具有巨大诱惑力，她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家族里可能有人对王位宝座垂涎欲滴。当西班牙的间谍和歹徒在伦敦狼奔豕突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到王宫的时候，伊丽莎白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确是坐在危机四伏的龙庭宝座上。

然而，伊丽莎白一世作为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并非昏庸无能的君主和任人摆布的偶像。她惊魂初定，便立即宣召首席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进宫，密商反篡位的对策，决计使腓力二世的阴谋化作一股烟云。

沃尔辛厄姆风度翩翩，深邃而犀利的目光仿佛能把人看透，性格倔强而又狡黠诡诈。他原先是个外交官，又是个真诚的新教徒和走运的密探，尤其深谙密码学，是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杰出的密码学实践家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耿耿忠心，对时事入木三分的透辟见解，对密码学的浓厚兴趣和一往情深的钻研精神，早已赢得了伊丽莎白的宠幸和重用——接任了首席大臣贝尔利的职务，掌管英王朝的警察和间谍工作。最初几年，沃尔辛厄姆基本上录用贝尔

利的原班人马。不久，他就建立了自己的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间谍网。他广罗人才，甚至不嫌弃职业罪犯、冒险家和亡命徒为自己效劳。他不仅拥有各种类型的间谍，而且拥有当时第一流的密码破译专家、制造假信和假印章的能手。身材矮小、满脸麻子的托马斯·费列普斯便是他手下解读密码原文、私拆他人信件而不露痕迹的无与伦比的专家。

沃尔辛厄姆按照女王的旨意，又利用政府拨给的经费，秘密成立了大不列颠第一个反间谍网。为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反间谍网，在国库匮乏时，还是这个视情报事业重于金钱的沃尔辛厄姆，又慷慨解囊，不惜动用自己在伦敦的私房，创办了一所专门训练间谍的学校，教授密写和破译技术。

沃尔辛厄姆的特工人员在国外无孔不入：有的象蛀虫一样钻进了天主教欧洲情报局的心脏；有的象蚂蝗似地吸附在西班牙国王的眼皮底下；有的则幽灵似地游荡在罗马教皇的身边。沃尔辛厄姆是如此神通广大，以致从罗马发出的情报还没有到达西班牙国王的手中，远在伦敦的沃尔辛厄姆却早已对它洞悉无遗了。沃尔辛厄姆的间谍网的活动能量也确实令人吃惊，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侦获了腓力二世精心设计的“里多尔费”计划的全部内容和实施情况。但是，由于还没有掌握苏格兰玛丽女王直接参预这一阴谋的足够罪证，也不甚了解伊丽莎白家族中，有哪些人是这个阴谋集团的参加者，更不清楚西班牙国王在策划这一阴谋中，还将采取些什么新的冒险和步骤。因此，沃尔辛厄姆只好呈请伊丽莎白女王，暂且先把被苏格兰臣民赶下台后逃到伊丽莎白门下请求保护的玛丽女王幽禁起来，以免打草惊蛇。伊丽莎白女王对他言听计从，便把英国王位的危险继承人禁闭在泰特别利，

尔后又转移到恰尔特利城堡的一所王宫别墅。

沃尔辛厄姆的欲擒故纵之计果然发生了效果。因为恰尔特利离那些天主教贵族的领地不远，这就使这位女囚重新点燃起希望之火。她想跟拥护她的人取得联系，重新开始她那多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政治赌博。玛丽女王的许多教友和不识时务的拥戴者们，也仍象往常一样死心塌地地把她当成合法的女王。然而，玛丽女王及其追随者们又何尝知道，恰尔特利别墅竟是诡计多端的沃尔辛厄姆暗中巧妙地设下的陷阱。

“里多尔费”阴谋计划并没有在沃尔辛厄姆的脑际消失。他清醒地知道，苏格兰玛丽女王也并没有因为被软禁而放慢篡夺王位的节奏，她还在暗地里怂恿自己的党羽密谋策划。雄心勃勃的沃尔辛厄姆决计把玛丽推上历史的断头台，彻底粉碎天主教贵族的复辟梦想。为了搞到足以判处玛丽女王死刑的确凿无疑、不容辩驳的证据，他决定实施早已成竹在胸的第二步计划……。

时隔不久，玛丽女王的仆人告诉她，在恰尔特利城堡不远的斯塔福德郡，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青年，名叫吉尔伯特·吉福德。他出身于居住在斯塔福德伯爵领地上的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曾就学于法国的耶稣会神学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经玛丽女王党徒的主要领导人的介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玛丽女王听了仆人的详细介绍，欣喜若狂，立即召见吉福德。吉福德来到恰尔特利别墅，装出爱宠若惊的样子，“虔诚地”跪在地上，轻轻地吻着玛丽女王的手，“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愿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和宝贵的生命，追随他所“效忠”的女王，并随时准备为她及他的宗教信仰而“粉身碎骨”。玛丽被吉福德的言行所感动，对他的“诚意”笃

信无疑，并请这个年青的“忠实教徒”充当自己的秘密信使。

传递密件的差事是吉福德求之不得的。他很快就了解到，当地的一个啤酒酿造商每星期要把一小桶优质啤酒送到玛丽女王的别墅去。吉福德灵机一动，马上替苏格兰女王想出了一个可以躲过沃尔辛厄姆的密探们搜查的偷传密件的办法——把信件隐藏在给女王送啤酒的特制的夹层桶里。从此，几乎与世隔绝的玛丽，便由于吉福德的“绝妙”办法，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双重通信手段，同自己的支持者及罗马天主教皇保持顺畅的联系了。

当然，作为阴谋家和冒险家的玛丽，也并不是轻信一切的庸碌之辈。她与外界的来往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尽管她对吉福德的“虔诚”和机敏没有丝毫怀疑，但她从来不让他接触自己的密码底本。因此，她不容置疑地确信，她的密信即便是落到沃尔辛厄姆一伙的手里，也不过是几页付之一炬的废纸而已。

吉福德确实出身于贵族世家，也是个年青的天主教徒，由于受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他对天主教教义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跟教会发生过矛盾和纠纷。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便投奔到沃尔辛厄姆门下；又由于他呐言敏行，精明聪颖和擅于玩弄手腕，而成为沃尔辛厄姆手下一名出色的间谍。吉福德正是按照沃尔辛厄姆的指令，利用自己与天主教派的特殊关系，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玛丽女王的信赖。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每当啤酒商来恰尔特利别墅送啤酒和取桶时，吉福德便偷偷地从夹层啤酒桶里取出信件，把信巧妙地拆开，一字不漏地抄下密信，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信依旧封好，藏进夹层

啤酒桶里。他所做的一切真可谓天衣无缝，鬼神莫测，以致连眼明心细的人也不会怀疑曾经有人拆看过这些信件。就这样，一封封抄录下来的密信，从吉福德的手中毫不延迟地转送到沃尔辛厄姆和他的破译专家托马斯·费列普斯手中。

玛丽所使用的密码是罗马教皇的密码局精心编制的。在她看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破译”的。然而，在潜心研究密码学和密码破译学的沃尔辛厄姆和费列普斯眼中，这种密码只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雕虫小技。玛丽使用的是一种简单的代替法密表，虽然其中又附带插进了一些暗码符号；一旦破译了这些暗号，即便是改变了密钥字，其他的密码组也只不过是一纸明文而已。

沃尔辛厄姆不费吹灰之力，解读了吉福德提供的一封接一封的密信。这些唾手得来的情报，毫不掩饰地透露了玛丽的全部阴谋计划——借助强大的西班牙和整个天主教欧洲的支持和干涉，依靠英国国内天主教徒的暴动，夺取英国王位，重新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暗杀伊丽莎白和沃尔辛厄姆本人。这些信件还列出了伊丽莎白家族里六个青年人的名字，他们都是这项阴谋计划的直接参与者。

沃尔辛厄姆的情报源源不断……

玛丽新近又笼络了一位年青而殷富的天主教绅士，此人名叫安东尼·巴宾顿。他已经从其天主教教友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担保：一旦伊丽莎白女王被杀，英国王位出现空缺，他们就将起而推拥玛丽登基；西班牙国王将按照“里多尔费”计划，届时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支持玛丽的基业。

玛丽得到如此多方的许诺，更加得意忘形。她每时每刻都在遐想着自己登基加冕时的隆重的传统仪式。她仿佛觉

得，自己纤细的手已经触摸到了大英帝国君主的王冠上那一颗颗熠熠放光的珍珠宝石；一会儿她又觉得，自己正盛装华服，乘坐着金碧辉煌的马车，在仪仗肃穆、观者加堵的盛况中，去议会大厅发表施政纲领性的开幕词……。

随着玛丽女王野心的日益膨胀和推拥玛丽登基的阴谋活动的不断加剧，沃尔辛厄姆也把投下的罗网一步一步地收得更紧。但在采取最后行动之前，他还必须得到两件更重要的东西——玛丽篡位的证据和参加这一阴谋集团的所有成员的身份。

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当玛丽迫不及待地催促巴宾顿推进他的计划时，她的罪行完全暴露了。这是从吉福德转送给伦敦并及时被费列普斯破译的一封极其重要的密信中得到的。信中说，为了得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真心实意的支持，玛丽要巴宾顿亲自出马去西班牙的尼德兰走一遭。

巴宾顿应诺了，但他需要一张出国护照。而经管出国护照办事处的人，正是沃尔辛厄姆隐藏得很深的反间谍人员。他们虽然不拒绝巴宾顿的请求，却并不持积极态度。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巴宾顿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直接向沃尔辛厄姆申请护照。正象所有出色的间谍老手一样，狡猾的沃尔辛厄姆这时又设了一个小小的圈套，专等着巴宾顿往里钻。他虽然好几次接见过巴宾顿，却迟迟不发给护照。在巴宾顿等待办理护照期间，沃尔辛厄姆又派人给办事处送去一张纸条，命令他们日夜监视巴宾顿的一切行动，千万不能让他溜掉。事情的发展正中沃尔辛厄姆的下怀。作贼心虚的巴宾顿偷眼看见了那张纸条，知道阴谋已经完全败露，顿时惊恐万状。他悄悄溜出办事处，把宝剑和斗篷留下，急急忙忙赶到他的朋友那儿，然后易服改装，准备逃之

夭夭。

沃尔辛厄姆见鱼儿已经上钩，便先声夺人，在英国的各个港口和每一条船上都撒下了警戒和眼线，张开大网捕鱼。缉拿巴宾顿的紧急风声也早已惊动了伊丽莎白家族中的六个青年和玛丽女王的追随者，他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消几天功夫，玛丽及其追随者都一一落入法网。在法庭上，尽管玛丽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否认自己是这场未遂政变的主谋和积极支持者，但是，当被截获的密信和从她的住处搜查出来的罗马天主教会密码局的一整套密码设备摆在面前时，她立刻象一只斗败的公鸡，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被沃尔辛厄姆和他的助手费列普斯全部破译的密信面前，玛丽不得不承认，她的失败将是英国密码破译史上的一次杰出的胜利。一五八七年二月八日，在刽子手的利斧下，野心勃勃的苏格兰玛丽女王结束了梦幻的一生……。

自食恶果

俗话说强中还有强中手。德国人在密码破译方面也毫不示弱，他们早就意识到这个秘密武器的强大威力，并在新明斯特成立了密码破译机构，广罗各类人才，从事对世界各国通信密码的破译研究工作。他们不仅成功地破译了英国的普莱费尔密表，而且几乎完全猜破了法国人使用的四位数字密码和战壕密本。但是，德国人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远不止此，他们还轻而易举地破译了俄国人的密码，使俄国人连连挫败。当然，与其说这是德国人的精明强干，倒不如说是由于俄国人的荒唐愚蠢所造成的后果。

早在一九一四年，俄国的第1、第2集团军正在现属波兰国土的坦能堡地区与德国人对阵厮杀，双方你争我夺，难分胜负。当时，这个地区本来不多的村民几乎被连天炮火杀戮殆尽，遍地狼烟，到处是阴森恐怖的凄凉景象。俄国两个集团军之间虽然相隔只有几英里，却由于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而不得不完全依赖无线电通信。当时，俄国人知道自已的老式密本早已被德国人掌握，如再继续使用，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又精心编制了一种新的复杂密表。可是这种密表一经使用，亦徒劳无益，不但没有迷惑住经验丰富的德国密码分析家，反而给自己造成了无穷的麻烦甚至灭顶之灾。

俄国人的这种新密表编制新颖而复杂，在那个时代可以说别具特色，要想很快破译它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这种新密表却有其致命的弱点，使用时比较复杂。因为它只